



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 主编

范文澜文集

王凜然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 主编

范文澜文集

王凜然 编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文澜文集 / 王凜然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9

(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

ISBN 978-7-310-05828-0

I. ①范… II. ①王…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800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40×170 毫米 16 开本 25.75 印张 6 插页 445 千字

定价: 11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编委会名单

江 沛 赵桂敏 李治安 陈志强

杨栋梁 常建华 王先明 王利华

刘 毅 赵学功 李金铮 余新忠

陈 絮 付成双 刘岳兵

总序

为庆祝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南开大学统筹策划一系列庆典活动和工作。其中，借机整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百年历程，特别将各学科著名学者文集的编辑和出版列为代表性成果之一予以确定。2017年底，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主持部署此项工作，将历史学科相关著名学者的选择及成果汇集工作交予了历史学院。

2018年11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集体商定入选原则后，确定1923年建系以来已去世的、具有代表性的十位著名学者入选“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他们是：1923年历史系创系主任蒋廷黻，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院任教的范文澜，明清史专家郑天挺，世界上古史专家雷海宗，先秦史专家王玉哲，亚洲史暨日本史专家吴廷璆，唐元史专家杨志玖，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家杨翼骧，北洋史、方志学家暨图书文献学专家来新夏。

随即，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委托江沛教授主持此事，并邀请退休和在岗的十位学者（依主持各卷顺序为：邓丽兰、王凜然、孙卫国、江沛、朱彦民、杨栋梁与郑昭辉、王晓欣、杨令侠、乔治忠、焦静宜）参与此项工作，分别主持一卷。此后，各位编辑者按照统一要求展开编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并于2019年1月提交了各卷全部稿件。南开大学出版社莫建来等编辑，精心编校，使“文库”得以在百年校庆前印刷问世，这是对南开史学九十六年风雨历程的一个小结，是对南开史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有益贡献，更是对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奉上的厚重贺礼。

十位入选学人，均为中国史、世界史学科的著名学者，创系系主任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和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范文澜是中国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郑天挺、雷海宗先生是南开史学公认的奠基人，是学界公认的史学大家，其影响力无远弗届；王玉哲（先秦史）、吴廷璆（亚洲史暨日本史）、杨志玖（唐元史）、杨生茂（美国史）、杨翼骧（史学史）、来新夏（北洋史、方志学、图书文献学）在各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学识深厚、育人精良，誉满海

内外。他们几十年前的论著，至今读来仍不过时，仍具有启示意义；他们所开创的领域仍是南开史学最为重要的学术方向，他们的学术成就及言传身教，引领了南开史学的持续辉煌，他们是南开史学的标志性人物。

学术传承，一要承继，二要创新。九十六年来，在这些史学大家引导下，逐渐凝聚出南开史学的重要特征：惟真惟新、求通致用。近四十年，已发展出“中国社会史”“王权主义学派”等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学术方向。在当今历史学国际化、跨学科、复合型的发展潮流中，南开史学更是迎难而上，把发展方向定位在服务国家战略及社会需求上，定位在文理交叉、多方融合上，承旧纳新，必将带来南开史学新的辉煌。

值此“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即将付梓之际，特做此文，以为说明。

魏晋嵇康有诗曰：“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衷心祝福母校在第二个百年发展顺利、迈进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恭迎南开史学百年盛典！

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江沛

2019年8月26日

前 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也是南开大学设置历史学科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众多先贤大家汇集于南开历史学科，他们为南开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范文澜先生就是曾执教于南开的史学大家中极为优秀的代表。

范文澜，字仲沅，号芸台，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获学士学位。从1922年起，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40年，抵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委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范文澜还曾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九届中央委员。

作为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范文澜一生潜心治学，著作等身，为推动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基本格局，影响深远。其领导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近代经济史资料丛书》编撰工作，特别是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推动了相关领域史学研究的繁荣。其早年撰写的《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也都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22年至1927年，受张伯苓邀请，范文澜任教于南开，先后担任中学部教员、大学部教授。南开五年是范文澜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岁月。这期间，他由青年教员逐渐成长为著名学者，由单纯“好古”的大学教师成长为一名为

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南开对倾向革命教师的塑造及保护有力推动了范文澜学术、思想上的进步与飞跃。同时，范文澜在南开的工作也积极推动了南开历史学科的发展。

“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时代也造就了这样的历史学家。”^①为感激范文澜先生对南开大学、南开史学做出的贡献，牢记恩泽、教育后代，同时为南开百年校庆奉献一份高质量的学术礼品，作为“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之一部分，我们编纂了《范文澜文集》。该《文集》所选文章具有以下四个倾向：一、为范文澜在南开期间，或与南开相关的代表性著述；二、为范文澜在历史学领域，或与历史学相关的代表性著述；三、为范文澜在学术界，或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著述；四、为研究范文澜生平、思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代表性著述。所选文章的次序，大致按照初次出版年代排列。所选文章依据的版本，分别在各篇文章首页以脚注形式说明。所选文章除对注释进行了规范、对部分印刷中的错别字进行了校正外，为尊重作者原意，尽量保持所选版本文章原貌，内容风格未作改动，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也未按现行规范加以处理。

①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 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目 录

《文心雕龙讲疏》(节选)	1
《诸子略义》(节选)	43
水经注写景文钞(节选)	58
《正史考略》(节选)	68
《群经概论》(节选)	79
《大丈夫:范文澜说英雄》(节选)	98
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115
《中国通史简编》(节选)	141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节选)	194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节选)	205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节选)	223
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	256
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	259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263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	309
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05 周年	335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38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349
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354
反对放空炮	359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	363
经学史讲演录	370
范文澜年表	397

《文心雕龙讲疏》(节选)*

自序

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饫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

论文之书,莫善于刘勰《文心雕龙》。旧有黄叔琳校注本。治学之士,相沿诵习,迄今流传百有馀年,可谓盛矣。惟黄书初行,即多讥难,纪晓岚云:

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

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之为。纪氏云云,洵非妄语。然则补苴之责,舍后学者,其谁任之?

曩岁游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馀篇,精义妙旨,启发无遗。退而深惟曰:“《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用是耿耿,常不敢忘,今兹此编之成,盖亦遵师教耳。异日苟复捧手于先生之门乎,知必有以指正之,使成完书矣。

《文心雕龙札记》略例曰:

瑞安孙君《札迻》有校《文心》之语,并皆精美,兹悉取之,以入录。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

序志篇云:“选文以定篇。”然则诸篇所举旧文,悉是彦和所取以为程式者,惜多有残佚;今凡可见者,并皆缮录,以备稽考。惟除《楚辞》《文选》《史记》《汉书》所载,其未举篇名,但举人名者,亦择其佳篇随宜移

* 选自《范文澜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写。若有彦和所不载，而私意以为可作楷臬者，偶为抄撮，以便讲谈，非敢谓愚所去取尽当也。

窃本略例之义，稍拓其境宇，凡古今人文辞，可与《文心》相发明印证者，耳目所及，悉采入录。虽《楚辞》《文选》《史》《汉》所载，亦间取之，为便讲解计也。黄注有未善，则多为补正，其或不劳更张，则直书“黄注曰云云”“黄注引某书云云”。

读《文心》，当知崇自然、贯通变二要义；虽谓为全书精神可也。讲疏中屡言之者，即以此故。又每篇释义，多陈主观之见解，自知鄙语浅见，无当宏旨，惟对从游者言，辄汨汨不能自己，因亦不复删去也。近时海内鸿硕，努力于文艺之复兴，汲汲如恐不及，高掌远跂，驽骀者固乌足以追之。然窃谓一切读书之士，亦宜从而自勉，不得专责诸三教名宿，以为可以集事也。本此鄙怀，致忘愚昧，敬持此编，进之大雅诸君子，乞予严正之弹评。盖庶几《文心》真义，由此彰明；区区一人，亦得受教无已。咏“我观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之诗，不禁馨香以祝之矣。

此编荷寿普暄先生任订正标点之劳，献替臧否，获益良多；复承喻麀涧先生与以各方助力，尤深钦感；刘君尚达、赵君兴邦，课馀校讎讹字，鲁鱼帝虎之弊盖鲜，亦可感佩；特书此，以识谢忱。

中华民国十二年 绍兴范文澜

明诗第六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一〕} 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二〕}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三〕} 黄帝云门，理不空绮。^{〔四〕} 朱云当作弦至尧有大唐一作章之歌，^{〔五〕} 舜造南风之诗。^{〔六〕} 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七〕} 太康败德，五子咸怨，^{〔八〕} 顺美匡恶，其来久矣。^{〔九〕}

〔一〕《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子夏《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又钟嵘《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案诗之起源，先于散文，稽之中外，莫不皆然。盖情感于物。则形于声，声成文，斯谓之音。考《白虎通》云：‘音，饮也，言其刚柔清浊，和而相饮也。’此即韵文之谓矣。太古之时，有声无字，故谣训徒歌，谚训传言，其实皆诗也。诗与歌本系一物，自其体言之谓之诗，自其用言之谓之歌。未形于声谓之诗，既形于声谓之歌。《乐记》曰‘使其声足乐而不流，其使文足论而不息。’声即歌也，文即诗也。乐府篇云：‘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二者大别，彦和言之详矣。”

(二)《古微书》引《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乐记》曰：“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记》又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摄，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篇曰：“成乐有具，必节嗜欲。”此之谓矣。

(三)《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其二曰“玄鸟”。

(四)《周礼》注曰：“黄帝曰云门大卷，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理不空绮”者，谓既有乐名，必有乐词也。

(五)唐一作章。案《尚书大传》云：“报事还归二年，然后乃作大唐之歌。”郑注曰：“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据此文，是大唐乃舜作以美尧者，不得云“尧有大唐之歌”。《礼记》乐记云“大章”，章之也。郑注“尧乐名”，是作章者是。大章之词，今无可考。彦和时尚未亡也。《尸子》：“观尧舜之行于总章。”总章疑即大章。

(六)《家语》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案郑注《乐记》曰：“南风，长养之风也，以言父母之长养也。乐辞未闻也。”《正义》引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故言未闻。”

《尚书大传》舜《卿云歌》：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帝歌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八伯歌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鼙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帝载歌

(七)伪《大禹谟》文引见原道篇注。

(八)伪《五子之歌》文：《墨子》非乐篇引五子之歌见下才略篇。

其一曰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

未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其四曰

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貽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厥祀。

其五曰

嗚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九〕郑玄《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一〕}子夏监絢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二〕}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三〕}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四〕}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五〕}孝武爱文，柏梁列韵。^{〔六〕}严马之徒，属辞无方。^{〔七〕}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八〕}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九〕}孺子沧浪，亦有全曲；^{〔十〕}暇豫优歌，远见春秋；^{〔十一〕}邪径童谣，近在成世；^{〔十二〕}阅时取证^{一作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一作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十三〕}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一〕郑玄《诗谱序》：“迺及周王，不风不雅。”《正义》曰：“今无商风雅，唯有其颂，是周世弃而不录。至周则风雅颂大备，今具见于毛诗。”四始见宗经篇注。“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环”，《左传》注云：“周也。”谓周密而深，与上圆备相对成文。

《论语》学而篇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二〕又八佾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絢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案子贡长于应对，子夏传授《诗》义，故孔子称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

“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赵孟曰：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三) 春秋列国朝聘酬酢，必赋诗言志，然皆讽诵旧章，辞非已作，故彦和云然。

(四)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弦歌之。”案《仙真人诗》不传。《古今乐录》曰：“秦始皇祠洛水，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乃与群臣作歌曰：‘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醊祱，色连三光。’”

(五) 《汉书》韦贤传：孟为元王傅。传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道。作诗讽谏曰：

肃肃我祖，国自豕尾。黼衣朱黻，四牡龙旗。彤弓斯征，抚宁遐荒。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勋绩维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譖，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杂，宗周以坠。我祖斯微，迁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谏厥生。厄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宁。乃眷南顾，授汉于京。于赫有汗！四方是征。靡适不怀，万国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矜矜元王，恭俭静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享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惟王统祀。左右陪臣，斯维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悠悠，是放是驱。务此鸟兽，忽此稼苗。蒸民以匮，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亲匪俟。惟囿是恢，惟谗是信。踰谗谄夫，谔谔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嫚彼显祖，轻此削黜。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照临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匪思匪监。嗣其罔则。弥弥其失，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坠匪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练。兴国救颠，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穆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耆。于昔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览！黄发不近，胡不近鉴！

(六) 汉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骖驾四马从梁来。梁孝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周卫交战禁不时。卫尉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平理清臧决嫌疑。廷尉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那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乘舆物御主治之。少府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柱枅榑桷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罟罟。上林令啖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七) 《汉书》艺文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彦和谓其“属辞无方”，盖二人亦作诗也。《乐府诗集》载司马相如《琴歌》二首。

(八)《汉书》艺文志：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九)《毛诗》召南行露篇：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谁速我讼，亦不女从。

(十)《孟子》离娄篇有孺子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十一)《国语》晋语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乌乌；人皆集于菀，我独集于枯。

(十二)《汉书》五行志成帝时歌谣曰：

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羨，令为人所怜。

(十三)黄先生《诗品讲疏》曰：

《文心雕龙》明诗篇曰：“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诗八首，青青河畔草一，西北有高楼二，涉江采芙蓉三，庭中有奇树四，迢迢牵牛星五，东城高且长六，明月何皎皎七，行行重行行八，此皆在十九首中。玉台又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亦云枚叔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后汉书》：傅毅字武仲，当明章时，《孤竹》谓十九首中之冉冉孤生竹一篇也。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以枚叔为西汉人，傅毅为东汉人故。《文选》李善注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阮嗣宗《咏怀诗》注引《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有上东门，案此东都城门名也，故疑为东汉人之辞。又云‘游戏宛与洛’。《古诗注》曰：‘《汉书》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案张平子《南都赋》注引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南都赋》曰：‘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诗以宛洛并言，明在东汉之世，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寻李注所言，是古有以十九首皆枚乘所作者，故云“非尽是乘”。孝穆撰诗但以十九首有乘所作，亦因其余句多与时序不合尔。案“明月皎夜光”一诗，称节序皆是太初未改历以前之言，诗云“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鸣东壁”，下云：“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是此孟冬，正夏正之孟秋，若在改历以还，称节序者，不应如此。然则此诗乃汉初之作矣。又“凛凛岁云暮”一诗言“凉风率已厉”。凉风之至，候在孟秋，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而此云岁暮，是亦太初以前之词也。推而论之，五言之作，在西汉则歌谣乐府为多，而辞人文士犹未肯相率模效。李都尉从戎之士，班婕妤宫闈之流，当其感物兴歌，初不殊于谣谚。然风人之旨，感慨之言，竟能擅美当时，垂范来世，推其原始，故亦闾里之声也。按《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歌诗二十八家中，邯鄲河间歌诗，齐郑歌诗，淮南歌诗，左冯翊秦歌诗，京兆尹秦歌诗，河东蒲反歌诗，雒阳歌诗，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南部歌诗都凡几十馀家。此与陈诗观风，初无

二致。然则汉世歌谣之有十馀家,无殊于《诗》三百篇之有十五国风也。

挚仲治《文章流别论》曰:古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大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诗》《安其所》《丰草萋》《雷震震》诸篇皆三言,郊祀歌《练时日》《太乙祝》《天马徕》诸篇,皆三言。五言者“谁谓雀五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案当举《郊特牲》篇伊耆氏蜡辞“草木归其泽”一句为诗中五言之始见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載歌谣。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二句。《猛虎竹》“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猛虎栖”而居,又《上留田行》前四句,皆六言成句也。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案从鸟字断句亦可,宜举“昔也日闾国百里”二句。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乐府中多以七字为句,如《鼓吹铙歌》中“千秋万岁乐无极,江有香草日以兰”,此外不能悉举古诗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案此仍从潦字断句,《诗》三百篇实无九言者,当举《九辨》之“吾固知其钜钜而难入”。不入歌谣之章,按《乌生》篇“啗我秦氏家有游荡子”及“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等句,皆九言,所谓不如歌谣之章者,盖因其希见尔。以挚氏之言推之,则五言固俳谐倡乐所多有。艺文志所列诸方歌谣宜在俳谐倡乐之内,而《文心雕龙》明诗篇猥云,“成帝品录,三百馀篇,即艺文志诗赋略所載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此以当世文士,不为五言,并疑乐府歌谣亦无五言也。今考西汉之世,为五言有主名者:李都尉、班婕妤而外,有虞美人《答项王歌》见《楚汉春秋》、卓文君《白头吟》、李延年歌、前四语苏武诗四首。其无主名者,乐府有《上陵》前数句。《有所思》篇中多五言。《鸡鸣》《陌上桑》《长歌行》《豫章行》《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四行》《步出夏门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怨歌行》《上留田》“里中有啼儿”一首。古《八变歌》《艳歌》《古咄咄歌》此中容有东汉所造,然武帝乐府所录,宜多存者。歌谣有《紫宫谚》,《汉书》曰:“李延年善歌,能为新声,与女弟俱幸,时人为之语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长安为尹赏作歌》《成帝时歌》,见前无名氏诗八首,上山采蘼芜一,四坐且莫谊二,悲与亲友别三,穆穆清风至四,橘柚垂华实五,十五从军征六,新树兰蕙葩七,步出城东门八,以上诸诗或见《乐府诗集》,或见《诗记》。古诗八首。五言四句如“采葵莫伤根”之类大抵淳厚清婉,其辞近于国风,不杂以赋颂,此乃五言之正轨矣。盖秦汉歌谣多作五言,饰以雅词。傅之六义,斯其风流日盛,疆画愈远。自建安以来,文人竞作五言,篇章日富。然闾里歌谣,则犹远同汉风,试观乐府所載清商曲辞,五言居其十九。托意造句,皆与汉世乐府共其波澜。以此知五言之体肇于歌谣也。彦和云“不见五言”,斯乃千虑之一失,唯仲伟断为炎汉之制,其鉴审矣。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一作曲,从纪闻改。可味,^{〔一〕}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二〕}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

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三〕}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四〕}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五〕}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六〕}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七〕}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八〕}

〔一〕“典”一作“曲”，纪云：“典字是；曲字作婉字解。”李详云“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御览》八百九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

〔二〕“仙诗缓歌”今已无考，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

〔三〕《诗品讲疏》曰，详建安五言，毗于乐府；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文帝兄弟所撰乐府最多，虽体有所因，而词贵独创，声不变古，而采自己舒。其餘杂诗，皆崇藻丽，故沈休文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言自此已上，质盛于文也。若其述欢宴，愍乱离，敦友朋，笃区偶，虽篇题杂沓，而同以苏李古诗为原。文采缤纷，而不能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斯所以兼笼前美，作范后来者也。自魏文已往，罕以五言见诸品藻。至文帝与吴质书始称：“公干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盖五言始兴，惟乐诗为众，辞人竞效其风，降自建安，既作者滋多，故工拙之数，可得而论矣。

〔四〕“正始”，魏废帝年号，其时玄风渐兴，学者惟老庄是宗，故云“诗杂闲心”。何晏诗多不传，《诗纪》载其二首，兹录以备考。

拟古：

《名士传》曰，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见志。

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失网罗，忧惑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失题：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沟池。且以